

周梅森 著

肆

周

梅

森

文

孤乘

集

ZHOU MEI SEN WEN JI

周梅森文集·孤乘

金血★大捷★沉红

國之

孤

來

終

來

終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乘/周梅森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3
(周梅森文集;4)

ISBN 7-5354-1601-2

I. 孤…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193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16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7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601-2/I·1255

定价:18.8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自序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迄今为止创作生涯中的几乎全部重要中长篇小说作品。从早期的《沉沦的土地》、《黑坟》，到近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计十部长篇小说，十六部中篇小说。作品涉猎的有历史，也有现实，题材、内容和人物都十分庞杂，积在一起集中看完，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回顾总结一下，看来是很必要的。

我是凭藉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步入当代文坛的，所以，在出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比较倾心于历史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诡秘传奇历史的揭示。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我相继写下了反映旧中国煤矿历史和灾难的《黑坟》、《原狱》；反映清朝末年洪帮起义内幕的《神谕》；反映中国托派和早期革命者真实境况的《重轭》；反映抗战生活和战争的《军歌》、《国殇》、《大捷》、《沦陷》；反映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股票投机、轿行火并等内容的《沉红》、《孽海》、《孤乘》、《英雄出世》……这些作品发表、出版之后，都曾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关注，获了不少奖，改成了不少电影、电视剧。

然而，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

的。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长篇小说涉猎到了官场上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生活中各色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崛起与沉沦，等等。《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刚一问世，中央电视台即将其列入重点片，分别拍摄成二十八集和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从历史到现实，这些作品几乎是沿着中国百年历史的轨迹写下来的，这真让我感到惊讶——二十年前最初拿起笔时，我决没想到过自己会写出今天这种模样，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集里收入的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许多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和没有多少收存价值的短篇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仅做存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遮丑，更是为了这套文集能够更经得起较长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验。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单数的每一个“我”和作为复数的每一类“我们”都将消失，也许，我今天选编出的这套文集也将消失。然而，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里，作为一个作家，我以自己的人格良心参与了，而且真的尽力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最后，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同仁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是不计功利的出版家，为文学的积累和创作默默耕耘着。如果没有他们极具气魄的玉成，这套十卷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 1997年10月4日

目 录

自序.....	作者 (1)
沦陷.....	1
孤乘.....	291
编后.....	503
作品存目.....	504

沦陷

第一章

大华国货公司附近的铁丝网在中午十一时许被推倒了。聚在铁丝网外的近两万难民潮水般地沿麦考利斯路口和文杰司克路口，涌入了租界。战时秩序被难民们的纷杂脚步踏个粉碎。S市在日军的不断空袭和围城部队的猛烈攻击下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无论是市府还是租界当局，对这种混乱都无能为力了。

混乱实际上在灯火管制的夜间便开始了。许多市民不顾市府要他们保持镇静的劝告和呼吁，连夜向租界方向迂回奔突，行动敏捷者已赶在凌晨租界当局第一次开闸放人时突然逃进了租界。后来的人们便只好等待租界方面再一次开闸。大家开初还较平静，后来，人越聚越多，便喧闹起来。及至十时四十分，空袭警报骤然拉响，人群大乱，后面的人于恐慌中拼命向前撞，前面的人便身不由己压倒铁丝网上。铁丝网倒下时，撞得前面的一些人也倒下了，后面的人几乎是踩着倒地者的躯体冲进租界的。那道分隔战争与和平的铁丝网，与其说是被推倒的，毋宁说是被难民们求生的意志碾倒的。

租界内侧的印捕和驻守街垒的西人官兵在铁丝网被冲垮之后，仅对空放了一阵枪，便默认了这一无法遏止和变更的现实。不过，他们并未忘记自己的职责，那些西人军官们带着属下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街垒西侧，印捕们则卡在麦考利斯路口和文杰司克路口，他们唧里哇啦喊叫着什么，还时不时地抄起枪托子打人。不少夹杂在难民中的中国军人被拽出来，驱赶到了街垒工事里，不一会工夫，就把街垒工事塞得满满登登。更多的中国军人则于混乱之中溜掉了。一些成群结伙的溃兵在人群中横冲直撞，西人士兵和印捕几乎无法阻挡，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突破封锁，旋风般地消失在一片片英式、法式洋房的阴影下。

空袭警报响个不休，声调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夹杂在警报声中的，有清脆的步枪点射，有哒哒叫唤的高射机枪，间或还有轰隆隆的爆炸声。

一架日本“九六”式轻型轰炸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几乎是从租界上空的难民们头顶呼啸而过，搞得街垒工事里的西人官兵高度紧张起来。

正安排押解中国军人的一位西人少校，放弃了押解的职责，爬到街垒工事的麻包上发布了一道命令。工事里的高射机枪随即急速抖动着指向空中，维持秩序的士兵们也纷纷跳进工事，准备应付日军飞机可能发生的攻击。

这给了落网的中国军人以可趁之机。一个胳膊上缠着绷带的高个汉子大喊一声“快跑哇”，工事旁正在列队的中国军人推倒身边看押他们的西兵、印捕，一哄而散。一个西兵从地上爬起来开了枪，有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上尉被击中了，倒在血泊中痛苦呻吟着……

那位少校仿佛不知道身边发生的这一切，两只蓝眼睛盯着天空，焦虑不安地转动着金发灿烂的大脑袋。

“九六”式轰炸机又飞过来了，飞得比方才还要低，机身上的日本太阳徽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往租界里狂奔的难民一片片跌卧下来。在街面上担当着警戒任务的西人士兵和印捕也卧倒了。人们的心都提到喉咙口上——只要这架“九六”式轰炸机扔下一颗炸弹，后果便不堪设想，三天前夜世界大舞台中弹，死伤一百二十三人的惨剧极有可能在这个混乱的时刻重演一回。

轰炸机却没扔炸弹。第二次掠过租界上空时，撒下花花绿绿一片传单。传单像一群在阳光中飞舞的彩蝶，缓缓落到了租界内外的街面上。传单上说，日本帝国皇军奉守国际法，保护租界各国居民的安全，希望各国军民不要听信谣言，导致不幸之敌对行动。

租界里的西人官兵们似乎松了口气，在获得了传单允诺的安全保障之后，重新记起了自己的责任。他们纷纷从地上爬起来，从街垒工事里跳出来，在那位少校长官的指挥下，努力恢复租界这边的秩序。租界这边是中立区，战争还没跨越租界。他们试图重新竖起那道被冲垮的铁丝网，借以把战争牢牢阻隔在

铁丝网外面。然而，结果证明这是徒劳的，源源涌入的难民潮冲得他们几乎站不住脚。

空袭愈演愈烈。租界近前的中国街区在轰炸与抗击的炮火声中震颤着，肉眼所及的大片地区已陷入了火海。从租界内驰往洋浦港的有轨电车在文杰司克路拐弯处被炸翻了，铁轨翘到了半空中，电车头轧进了路旁棉纱货栈里，使整个货栈着火，滚滚黑烟乌云似地升上天空。城西区最著名的国际大厦也中了弹，从一楼门厅至五楼舞厅的一面门窗全被掀去了，站在租界的制高点上就能看到那半面摇摇欲坠的残楼。有消息说，南市区的战地医院更惨，第一轮轰炸中就吃了三颗炸弹，近百名伤病员倒毙在塌落的瓦砾下和炽灼的气浪中，被弹片削下的脑袋红气球似的在狼藉的街面上滚，许多残缺不全的肢体落到了四周低矮的建筑物上，使那里的空气都带上了血腥味。

血腥味和滚滚烟尘渐渐推向租界，使租界也罩上了忧郁的阴影。浓烟翻滚的远方，仍有一群群、一片片扶老携幼的难民们不顾空袭警报的持续叫嚣，奋力往租界方向跑。他们身后有倒毙路心任人践踏的尸体，有在路旁挣扎求救的伤兵，还有被歹徒抢劫后四处扔着的弃物。奔突的难民们在目睹了一路的废墟和血泪之后，全变得惊惶不安，仿佛刚从地狱里挣脱出来的孤魂。他们纷杂的脚步声伴着空袭警报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在大地上震颤着。哭声、喊声、惨叫声此起彼伏，造成了一种战时世界特有的喧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被这喧嚣完全淹没了。

租界在无法遏制的混乱中敞开了一小时又十分，同时敞开的还有杰克逊路、圣彼德路两处闸口。据租界工部局和公董局估计，此三处地段，在这次空袭的短短一个多小时内至少拥入了六七万难民，租界难民总数已达一百二十三万之巨……

中午十二时后，天空渐渐恢复了平静，空袭警报解除了，混

乱才得以控制，秩序逐渐恢复。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街区出现了警察和公民训练团的队伍。横在路上的伤员和尸体被一一抬走。水龙车尖厉地嘶叫着驰往能够驰达的着火地点。趁火打劫的小瘪三被满街追着乱打。警察开了枪，许多地方响起了执法的枪声。市府的战时联合电台开始了正常播音，绵绵申曲传送着短暂而温馨的和平。

S市失血的脉搏重又跳动起来。

然而，这脉搏是薄弱的，这座大都市的躯体已被日军的炮火蚕食分割了。城东区已失陷，南市区在激战中，洋浦港在激战中。激烈的枪声和闷雷般的爆炸声在空袭结束后仍未停息，且随着空袭警报的解除和飞机轰鸣声的消失，显得更加剧烈刺耳了，城里的每一座楼厦都在炮火声中摇晃着，好像随时都可能轰然倒下。

是日十二时，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中将在S市洋浦港前线对日本NHK电台并《读卖新闻》战地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在帝国皇军的猛烈攻击下，S市中国军民惶惶不可终日，中国守军之防线业已全面崩溃，S市指日可下，其属下之二十八万日军将于二十四小时内全面完成对S市的军事战略。

NHK电台著名记者本田不二雄描述道：“松井中将指着在炮火轰击下的洋浦港中国守军的阵地说，‘那里将是他们的最后墓地，他们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这座国际城市的管辖权业已不容置疑地转移到帝国皇军手中……’”

第 二 章

洋浦港在日军强大炮火的轰击下一派狼藉。构建港区的土敏土和石头被炸得粉碎，在腾起的尘雾中四处迸飞。许多地方着了火。汇拢在空中的黑烟随风翻卷，乌云般的阴影笼罩着大半个港区。阴影下的港区气氛恐怖。

惨烈的打击在两天一夜里几乎是无休无止的。轰炸、炮击。炮击、轰炸。日军似乎要把这个抵抗的港区炸进大海里。中午的空袭开始后，炮火益发猛烈了，城堡般坚固的大丰仓库竟也被炸开一个大洞。

大丰仓库是七七三独立旅的临时指挥所，狂泻的炮弹落下时，庄奉贤旅长和李子龙副旅长都在指挥所里。炮弹落得又密又快，不断地在仓库四周爆炸，距离近的就像是在他们头顶上炸开一般。飞起的尘土、四溢的浓烟和剧烈的震动令人难以忍受，庄奉贤旅长拖着李子龙副旅长从四楼制高点下到底楼地下室。刚到地下室入口，庄奉贤旅长就听到一声悠长而尖厉的呼啸，他知道不妙，曲身一滚进了地下室，炸弹随即轰然炸响。他

镇定了一下情绪，爬起来扑向近前的一个通风孔，想看看这颗炸弹造成的破坏后果，却啥也没看见，通风孔被不断塌落下来的瓦砾和土敏土碎块遮严了。

庄奉贤旅长当时就清楚，这颗要命的炸弹决不是在仓库楼内爆炸，它肯定是在楼前很近的地方爆炸的，它必然要导致严重的伤亡。一时间，庄奉贤旅长忘记了危险，奋力拉开被爆炸气浪合严了的铁门，冲出了地下室。

真要命，那颗炸弹在一楼和二楼相接的地方炸开了一个大洞，至少有十几个弟兄在弥漫着烟尘的碎石横木中痛苦挣扎。早已卸下的一扇窗户竟套到了一个弟兄头上，锋利的玻璃片把那弟兄的脖子割得血肉模糊。没死伤的人也呆了，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个直着眼睛望着他，直到他大声喊着，要他们扒开碎石抢救伤员，堵塞缺口，他们才一个个梦游似地动作起来。

大丰仓库尚且如此，其它地方的景况只怕更糟。庄奉贤旅长稳住了面前的阵脚之后，焦虑地摸起电话，想询问一下各阵地的情况。不曾想，电话摇了半天也没通，通讯线路在外面被炸坏了。庄奉贤的外甥、副官汪小江未待庄奉贤发话，便令人去查接线路。

这时，庄奉贤透过阵阵腾起的硝烟，看见右翼七号货栈附近有几个弟兄在狂奔乱跑，炸弹尖啸着在他们身边不断地爆炸。

庄奉贤火透了，厉声问道：

“这几个混帐是哪来的？”

汪小江道：

“大概……大概是一〇六七团的吧？”

“去！命令他们隐蔽起来！老子不愿看见他们就这样变成一摊烂肉！”

然而，晚了。

汪小江尚未从炸毁的残墙内冲出，一发炮弹砰然落下，在那几个弟兄当中炸开了。一团火光伴着一声巨响，转眼间就使那几个惊恐的身影全消失了。炸弹落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坑，尘烟在大坑上方缓缓飘荡着，缓缓溶入了港区炽热的空气中。

硝烟散尽后，庄奉贤旅长才发现，一个弟兄的大腿飞到 he 面前不远处的墙根下，弹坑附近的电线杆上斜挂着一件血肉模糊的军上衣，他不禁一阵凄惶，痛苦地扭过了脑袋。

这简直是屠杀。他所属的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七七三独立旅正被日军狂暴倾泻的钢铁屠杀着。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屠杀不断继续，既无法阻止它，也无法躲避它。他这个旅长和弟兄们的命运一样，也随时有可能消失在从日军阵地射来的稠密炮火中。

情况比预计的还要坏。三天前从贯城河一线渐次撤到洋浦港以后，未能稳住最初的慌乱便遭到了日军昼夜不息的进攻。两天一夜了，白天是狂轰滥炸和一次步兵攻击；夜间是探照灯下的突袭和骚扰，七七三旅几乎没得到片刻的安宁。

炮击一直没有减弱的迹象。远处近前的爆炸声连天接地。七七三旅各阵地在日军无节制的轰炸中彼此失却了联系。庄奉贤旅长实在放心不下，踏着在隆隆炮声中抖颤的楼梯，登上了仓库顶楼。

顶楼四周窗户都码上了麻包。麻包里装的是黄豆，撒得到处都是。匆忙中，庄奉贤旅长差点儿被滑倒。士兵们向他敬礼，他匆匆还着礼，大步来到正对着日军阵地的一堵大窗前。

在望远镜里看到，从大丰仓库楼前到日军阵地前已没有什么完整的建筑物了。二号货栈被完全摧毁，堆放在二号货栈里的布匹、丝绸正在熊熊烈火中燃烧，水井旁的那片低矮房屋几

乎被连根铲平，远远望去，一片废墟，连残存的断墙都难见一堵。

码头方向，一〇六七团的主体工事模糊不清。三营和二营的结合部似乎出现了缺口。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猛烈燃烧，庄奉贤旅长注意到，很多弟兄身上着了火，像火炬一般在工事里四处乱窜，好像还在痛苦地叫喊。右翼七号货栈的情况好些，货栈几乎没遭到什么破坏，至少庄奉贤旅长看到的侧翼部队没遭到什么破坏。正面港岸防波堤后，一〇六八团情况也还好，虽然时而有炮弹落下，但从整体上来看，没乱阵脚。一座土敏土石板建造的简易堡垒下竟有几个弟兄在打扑克。

庄奉贤旅长又把望远镜对准煤码头方向，他想弄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三营和二营的结合部上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这样猛烈燃烧？大火引起的混乱是致命的，如果日军攻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攻击，一〇六七团就完了，他们会被分割消灭，旅部所在的大丰仓库也要正面受敌。

正观察着，李子龙副旅长上来了，说是电话线路修好了，租界英国驻军司令布朗上校把电话打了进来。

庄奉贤背对着李子龙，随口问了句：

“那位上校有什么事？”

李子龙道：

“布朗上校提出了抗议，说是炮火弹片已飞进了租界，租界中立国方面深为不安，要求我们克制。”

“扯淡！这话让他们找日本人说去！”

“上校建议我们退入租界，以结束港区战事。”

“哦？”

庄奉贤旅长转过了身子，紧盯着自己的副旅长问：

“你看我们能进租界么？”

李子龙摇了摇头。

庄奉贤旅长拍了拍李子龙的肩头：

“对，不能进租界，去告诉那位上校，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七七三旅弟兄感谢上校和租界当局的好意，但我们必须执行中国政府和中国统帅部的命令，在洋浦港战斗到底！”

李子龙应了一声，下楼去了。庄奉贤随即也下了楼，电话既通了，他得尽快和各阵地取得联系。

不料，李子龙尚未和那位布朗上校通完话，线路再次被炸断了，庄奉贤气得一脚踢翻了电话，不顾李子龙和副官汪小江的劝阻，戴上钢盔冲出了大丰仓库。

他实在放心不下煤码头的—〇六七团。

他冲出仓库底楼时，汪小江副官也跟着冲了出来。

仓库和煤码头之间至少有五百米开阔地带。这块开阔地带上毫无遮蔽，除了崩塌的残垣便是弹坑。庄奉贤旅长机警地猫着腰在—一个个弹坑之间跳跃前进，完全不顾四周六〇炮弹的爆炸，汪小江注意到，有一颗炮弹就在庄奉贤身边不远处炸响，弹片横飞，溅起了一片灰蒙蒙的尘土。汪小江几乎认定旅长完了，可抬眼再看，旅长早已跳出掩身的弹坑，又在往前跑了。

快到—〇六七团阵地时，空中响起了飞机的轰鸣。飞机飞得很低，机身就像要擦到大丰仓库楼顶似的。飞机尖叫着从他们头顶掠过，抛下了一束束乱七八糟的棍子，棍子落地便燃起了大火。

庄奉贤旅长这才明白了煤码头二营和三营结合部起火的原因：鬼子投掷了燃烧弹！

现刻儿，燃烧弹不但给—〇六七团制造了麻烦，也给他和汪小江制造了麻烦。一阵携着棉布焦糊味的大风吹过，身前身后的火势蔓延开来，袭人的热浪逼得他不能大口喘气。汪小江

更惨，军衣后襟已被烧着了，军帽上也燎了个大洞。憋着气冲出火障，赶到煤码头一〇六七团阵地上时，庄奉贤差点儿一头栽倒。

一〇六七团团长苗常胜把他扶进了一座低矮的暗堡里，还取出一瓶酒，要他喝上几口压压惊。他没喝，开门见山问苗团长，三营和二营的结合部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燃烧弹引起了大火？

苗团长说：

“是燃烧弹引起的火——把原本码在工事旁的一堆美孚洋油筒烧着了。”

庄奉贤一怔：

“是洋油筒还是洋油？”

“有些筒里好像有油！”

庄奉贤怒不可遏，挥起手给了苗团长一记耳光，破口大骂道：

“苗常胜，我操你祖宗！你这个团长是吃干饭的么？在这里守了两天一夜五十多小时了，都没想到清除这些洋油筒么？！怎么烧死了这么多弟兄，没把你烧死！”

苗团长嘴角流了血，眼中流了泪，仍笔直地立着，不申辩，也不讨饶。

汪小江劝解道：

“旅长，这……这也不能全怪苗团长，苗团长在这里守了五十多小时不错，鬼子也不歇气地攻了五十多小时呀……”

庄奉贤旅长似乎没听到汪小江的话，沉着脸，对苗团长恶骂着命令道：

“滚，赶快给老子滚到三营二营结合部去，或者把大火扑灭，或者死在火里！阵地上要是再出问题，你他妈提着头来见！”